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
征文 第7季

美丽的山南

胡锋



隔窗桂枝香

耿艳菊



日历一页页地撕下,就像落叶一样悄悄地融入土地,化作滋养淮南市山南新区成长的复合肥,哺育着山南的成长。

十多年来,我不知道有多少落叶在山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,却知道有多少个日子储存在记忆的硬盘中了,一层层地包裹在山南的纵横阡陌,一次次地换装易容。

十多年前,中煤新集公司作为率先入驻山南的企业之一,办公园区优雅地坐落在洞山隧道的东南侧,和当时有名的建筑“两‘琴’相悦”旁的管委会成为邻居,更是驻淮央企与地方和谐发展上的两情相悦,共同成长。

那时的山南,路宽车少人稀。同事们谈起从山北到山南打的“包车”的经历,虽有微词但却面露微笑。的士从山南拉不到回头客,从山北过来,基本上都要付两倍的价钱。尽管如此,同事们也非常乐意,不仅仅因为那里是他们事业的新起点,更是淮南新城开发的主战场,续写着淮南城市繁荣的使命。

道路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。山南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像淮南人民一样展开热情的臂膀,迎接着每一位南来北往的客人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,淮河大道像一个“非”字的两竖,构成了一条规整的山南交通图,更隐喻着淮南有着非同一般的胸怀与气魄,非同凡响的发展梦想与气势,非同寻常的务实与真诚,像舜耕山一样静静地期待着、注视着山南日新月异的发展。

原本寂静的山南慢慢地在期望的眼神中热闹起来了。一时间,学校、商场、医院、小区像舜耕山的植被

多年前,记得真切,也是这样一个秋水不染尘的季节,我望着窗外发呆,却不知被老师提问到。当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聚集到我身上时,这才豁然回过神,又慌得不知所以。

老师笑咪咪地走到我面前,亲切地把粉笔递给我,他正讲到修辞,要我到讲台上写一个句子描述我刚才的游离。

桂子开花,十里飘香。我走上讲台,忐忑地写下了这八个字,也实事求是地写出了我刚才课堂上的分神缘由。教室外面有棵桂花树,我坐在窗边,看到细细碎碎的桂花热闹地吐露芬芳。

老师笑了,他也望向窗外,深深地嗅了嗅,说,果真好香。大家学着老师的样子也开始深嗅,有人探着身子往外看,有人干脆跑到了门口去。安静的教室突然热闹起来,也像一棵盛开的花树。

那时的老师风华正茂,带着我们到桂花树下讲课。摊开书本在膝头,秋日的风清清凉凉,有桂花时不时飘落到书上,花香和书香交叠的时光真是让人难忘。

这般的好时光后来也有过一段,那是大学的时候,虽选了不喜欢的专业,但学校在郊外,环境好。最重要的是出宿舍门不多远有一座图书馆,足以明朗了我内心所有的黯淡。图书馆旁边有一片小小的桂花林,桂花树长得得好,有桂枝在二楼的窗户边静静舒展。我常常早去,占了窗边的位置,坐在那里读书写字,觉得甚是美好。

一样茂密起来,装饰着淮南山之南的生态客厅。“隧道堵”成了山南“成长的烦恼”,虽然时间短暂,也是同事们朋友圈里经常晒的主题,堵并快乐着。“包车”一去不复返,堵车也随着逐步打通的南北通道成为记忆。原本的山南乡村图变成了山南新城图,且在不断地更新着,让人惬意而淡然地诗意栖居着。

环山路上,健步队伍伴着音乐的节奏向前行进,山上的树木花草仿佛能听懂音乐一样,有规律地尽情摆动。人民公园的沙滩上成了孩子们的天堂,嬉戏追逐,乐在其中。公园四周的灯光旖旎,倒映在水中,城在山畔,人在水旁,俨然一幅生动的富春山居图。E水系公园紧邻小区和学校,篮球场、羽毛球场等运动场地一应俱全,民间自发的体育比赛激烈角逐,不知疲倦。欢呼声、喝彩声,声声入耳。行人驻足观赛,连遍地的百日红也铆足了劲,竞相绽放,引得快门不停地与喝彩声较劲。

呼吸着绿色天然氧吧的负氧离子,心扉像过滤了一般,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。如果你到山南来,山南会毫不吝啬地为你做一次免费的“肺部清洗”。

清晨,山林里的鸟鸣虫叫此起彼伏,大自然的乐队定时唤醒住在附近的人们,这是多么惬意而又浪漫的事!

推开窗户,就推开了舜耕山的春夏秋冬,唱响了花红绿柳的田园牧歌。山南的面貌在不断改变,我手中的笔墨难以描绘山南全景,但我依然乐此不疲。和煦的阳光穿过云层,给山南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,温润、温暖、温馨。

桂花盛开的时候,我就没心思看书了,趴在窗户上看桂花一点点开,再一点点飘落。书可留作以后看,而桂花一年也就开一次,香一个季节,太短暂了。这就像那时的心思,太喜欢这种安静的书香时光,怕它如桂花一样不能长久地留下。

宴席总要散,天长地久终会有时尽。这样伴着桂花香的静好读书时光,在悠长岁月中渐渐成为回忆里最清宁温润的风景,格外怀念。

尤其是清澈的秋日,天好,云好,阳光好,会不由自主地抬头望辽阔长天,心里呈现的却是旧日光景,默默念叨,桂花该开了吧。

最近总是在听一首歌,只因歌词里有一句“似去年隔窗桂枝香”。窗外的桂枝香又岂是去年?多年了呢,离开校园后,我就再也不曾见过桂花树。

午后胡同里散步,我走得很慢,很慢。悠长的胡同,我差不多每天都来过,每一步路,每一棵树,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可是,依旧会期待有一天突然冒出一棵桂花树,我循着桂花香与它撞个满怀,那该是多大的惊喜!

而惊喜却在书香。我找来一本本诗词,翻到写桂花处,竟觉字字如桂花,芳香精妙。你看,李清照笔下桂花这样开: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朱淑真的桂花这样开:一枝淡贮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。

浅碧深红是俗了的,桂花是云外天香,花中第一。我的桂花呢,原来它是开在心窗下。心上诗书,窗外桂花。

爱的接力棒

徐晓霞

最近单位刮起了骑行风,白天骑车上下班,晚上骑车锻炼身体,有的周末还邀约骑行郊外。看着他们每天谈笑风声八卦着骑行的见闻、感想,我竟也有些心动。下班回家顺便跟儿子提了一嘴,问他那辆闲置的山地车是否还能骑?儿子说,应该可以。说着便去车棚将布满灰尘的自行车推了回来。

儿子取了抹布,拂去车上的灰尘,用气筒充了气,又找了工具调整、测试自行车座位、性能。看着儿子忙碌的背影,想起上高中时父亲也为我买过一辆类似的山地车。

高三的时候,我将家里的一辆加重自行车弄丢了,只能每天步行去学校,有时让同学顺路捎一程。

父亲心疼我学习紧张,路上又浪费时间,一直想为我重新添置一辆。那时父母工资都不高,还有很多乡下的亲戚要接济,我着实有些不好意思让家里再为我花钱。

一天,父亲下班回来急匆匆地拉着我下楼,边走边神秘地笑着。一下楼便看到门口停了一辆崭新的山地车,桔黄色的车身上洒落着满天星似的小黑点,绚丽耀眼,黑色的车圈彰显着车子的档次。

我立刻惊呆了,这是一辆当时价格偏贵的山地车啊,这么贵重的自行车是给我的?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却见父亲嘻笑着冲我挤挤眼:“怎么样?喜欢吗?”我一下跳起来抱住父亲的肩膀,激动地说:“谢谢老爸,太喜欢了。”

打那以后,我每天骑着这辆山地车去上学,一路拉着风,一路吸引着同学们羡慕的目光。

父亲下班回来常常帮我擦拭车辆,检查轮胎气压、手闸松紧,还不忘一次次叮嘱我骑车要如何小心,捏闸要注意什么。我也常常厌烦地埋怨父亲:“知道了,耳朵都起茧了。”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源源不断的父爱长大成人。

“妈,好了,你来试试,这个按钮摁下去会费劲些,但速度会快,这样挑起来省力,速度会慢,骑得时候根据需要自己调节。”恍惚间,看着儿子像极了当年的父亲,同样试探而关切的眼神,同样认真检查车况的模样,同样唠唠叨叨的叮嘱。我从儿子手中接过自行车,熟练地跨了上去,这时儿子还在身后担心地喊着:“妈,慢点。”

我瞬间泪崩,虽然父母已先后离世,但这世上仍有人愿意捧起爱的接力棒,关心我、爱我,我觉得自己是世间最幸运、最幸福的人。